

青石湾

林日新◎著

青石湾

林日新◎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 China Zhigong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石湾 / 林日新著.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145 - 1082 - 9

I. ①青…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8142 号

青石湾

林日新 著

责任编辑: 孙兴冉

责任印制: 岳 珍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 China Zhigong Press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2号院科贸楼

邮 编: 100036

电 话: 010 - 8586987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青石湾风情 1

1. 夕阳小镇 / 1
2. 风土民情 / 3
3. 落榜回乡 / 6
4. 烈日柔情 / 7
5. 乡间婚事 / 10
6. 鹊桥相亲 / 12
7. 围城苦恋 / 17
8. 母子谈判 / 21
9. 离群孤雁 / 24

第二章 独闯侗乡 31

1. 进退维谷 / 31
2. 艰难吆喝 / 32
3. 神秘侗乡 / 36
4. 山重水复 / 38
5. 多情侗女 / 39
6. 异乡亲人 / 51
7. 无聊旅途 / 53
8. 河水隐私 / 55
9. 爷孙师徒 / 56

第三章 坎坷货郎路 61

1. 六子家史 / 61
2. 坪阳狐仙 / 62
3. 王者风流 / 65
4. 孤胆英雄 / 72
5. 悲惨自残 / 75
6. 英雄美女 / 76
7. 英雄末路 / 80
8. 侗乡寻亲 / 83
9. 柳暗花明 / 87

第四章 山村民办教师 91

1. 人生抉择 / 91
2. 杏坛初涉 / 93
3. 订婚醉酒 / 99
4. 校长谈心 / 102
5. 少女痴梦 / 106
6. 粉红黑色 / 109

第五章 孤独的童年 111

1. 文学启蒙 / 111
2. 早慧童年 / 115
3. 狗屎村童 / 117
4. 砍柴少年 / 120
5. 投标风波 / 122
6. 码头笛声 / 127

第六章 岁月的梦痕 131

1. 娇女双抢 / 131
2. 痴女圆梦 / 133
3. 比翼齐飞 / 139
4. 风吹秀木 / 145
5. 朋友十三 / 150
6. 下水作文 / 157
7. 家庭和睦 / 163
8. 苦闷农校 / 164

第七章 青石湾的天空 167

1. 大哥回乡 / 167
2. 亲人相见 / 176
3. 岳父仙逝 / 181
4. 雏鹰起飞 / 182
5. 月季之缘 / 185
6. 温馨月夜 / 188

第八章 雪峰山上的苍鹰 207

1. 民师内招 / 207
2. 深圳奇遇 / 210
3. 奇特爱情 / 212
4. 特区卤香 / 219
5. 录取坎坷 / 224
6. 民师生活 / 228

第九章 杏坛纪事 233

1. 牛刀小试 / 233
2. “博士”老曾 / 235



3. 雄鹰折翅 / 239

4. 迟到对话 / 241

5. 文友文痴 / 245

6. 自立自强 / 250

后记：回眸青春，感恩人生 255



第一章 青石湾风情

1. 夕阳小镇

夕阳西下，原野沐浴在一片金色的圣光中，天边那牛乳般的云朵如高炉中的铁水一般通亮。远山披上了晚霞的盛装，江边那棵歪脖子古枫树上的神鸦静寂了。牧童晚归的短笛声却随着那清凉的山风飘然入耳，小镇人家屋顶上的炊烟伴随着悠扬的笛声袅娜升腾……

这是雪峰山东麓的一个小山镇，大名“花园市”，它是人们搭车翻越雪峰山去湘西的第一站，青石湾的人把雪峰山里称为“界里”。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交通不发达，客车也不多，从花园到界里一天只有早晚两趟车，耽搁了，就白走一遭了。

已是黄昏时分，车还没来，这可急坏了等车的人们，大家翘首望着车来的方向发呆。

一会儿，天空中那彤红的晚霞变成了绛红色、橙红色、褐红色，尔后就慢慢变浅、变淡、变灰、变黑，以至消失了……

“坏了！今晚的车只怕不来了。”

“有可能。”稳重的人也有点儿不耐烦地附和。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白来一趟，今晚恐怕走不出花园市了。”

“早知如此，何不晚一天动身。”

“……”

山镇的黄昏来得早，去得也快。晚霞刚刚消逝，山谷中的岚风就夹着浓浓的凉意驱赶着那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暮霭向山脚游荡下来，一刹那就把整个花园镇裹得严严实实，宛如一个偌大的蚕茧，而且这个蚕茧愈来愈小，最后连河边那棵歪脖子古枫树也看不清了。

等车的人呆呆地看着那逼人而来且令人窒息的暮霭焦灼不堪，两眼直望东北方——客车是从毓兰镇那边开来的。

“蚕茧”越来越小，渐渐与黑沉沉的夜色融为一体。人们的双眼渐渐失去作用，只得靠听觉来判断是否有姗姗来迟的客车。

“嘀嗒，嘀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从手表里发出的那微弱的不紧不慢的声音，却像大钉锤一般重重地敲击着每个候车人的心。人们的心似乎悬浮在暮霭上，时上时下，时沉时浮，没个准儿。

“轰隆隆——”远处传来了喜人的声音。

起立！向左看！心灰意冷的等车人像突然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顿时恢复了元气。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把刚才贴屁股的编织袋夹在腋下，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东北方向。

一会儿，两束银白的车灯光出现在山脚下。

“唉，又是一辆卡车。”眼尖的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希望破灭了，人们又一下子成了泄气的皮球。

坐下，各就各位，于是大家又骂一阵粗话，当一回“老子”。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这般急于搭车而不落住伙铺呢？告诉你：他们是做毛货生意的，他们就是青石湾一带的毛货郎。

青石湾，雪峰山脉东麓，蓼水上游的一个小江湾，离湘西著名的毛货商埠——金沙镇五华里。这里山高水寒，田少土瘦，沿岸十来个村子，几百户人家，大多靠男人们翻过雪峰山，走湘西做毛货生意攒钱度日。这已有近百年历史了，其间有多少悲欢离合，多少霜风雨雪，多少酸甜苦辣。一支凄凄婉婉的反映毛货郎生活的《盼郎歌》流传了一代又一代：

桑木扁担两头闪，送郎收货界里边。
 别个收货八九天，我郎收货两三年。
 晴天霹雳一声雷，郎在远乡不肯回。
 远乡有个勾魂妹，家里有个盼郎归。
 远乡妹子没良心，害我在家打单身。
 床上眼泪洗得脸，地上眼泪撑得船。
 郎啊郎啊我的郎，郎在何时回家乡？

2. 风土民情

金沙是一座古老美丽的小镇，坐落在三县交界的峡谷平坝里，历来为商旅歇宿、豪杰聚义、兵家必争的关隘之地。金沙镇古为沙洲，后因蓼水溢洪改道，泥沙冲击沉积，致使地势增高，后来又有人发现其河沙含金量较高，就纷纷走来掘沙淘金。采金日久，沙积如山，人们又爱沙如金，称之为金沙。两条小河穿镇而过，在镇中汇合，两河把古镇分成三块，中间有两座古老的石拱桥连贯东西南北。南端的一座叫太平桥，桥面用石板铺成，两旁有石栏石柱，每边皆有十二个柱头，柱头上雕有十二生肖，恰好每种都有一对，线条粗犷，构思奇特，形态笨拙，憨态可掬，令人发笑。东北端的叫安澜桥，桥面木板铺就，上面建有楼房，是座著名的桥楼。她雕梁画栋，红瓦琉璃，回廊曲栏，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是古镇著名的“十景”之一。著名的爱国将领程潜先生手书的“安澜桥”三个金匾大字更使她闻名遐迩。镇东北有一尊白色古塔——云峰塔，传说是唐代得道高僧所建。金沙曾有十大风景名胜，后因战乱频繁，大多消亡，唯此云峰塔坚固高峻，饱受风霜却巍然挺立。塔旁有一祠堂，名为迴澜寺，青砖乌瓦，古色古香，历年来香烟缭绕，人来人往，兴盛之极。不知何时，镇上来了一位文人骚客，在祠堂大门口写下这副对联：

出门西笑清清活水庆安澜，
坐室南屏落落长虹同古镇。

更为这个古朴的乡镇增添了文雅之气。

镇上的两条河都是从雪峰山中流出来的。河面上长年漂浮着一长溜的木筏、竹排。放排的山里汉子一般要在镇上休停一宿，第二天早晨才下宝庆，走洞庭，闯长江，去汉口。

金沙是粤盐入湘的运销点，又是绥宁、武冈大米出境的埠头。昔日，有几条平坦的官道打这经过，现在那些官道大都修成了公路，交通更为方便了。

正因为金沙有着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很久以前就成了闻名邻近各省的市镇，享有“小南京”的美誉，曾有这样一段俚语：

一只篮子一杆秤，挣钱就去金沙镇；
买不到的能买到，卖不掉的可卖净；
金沙是个小南京，发财成家事事顺。

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便很繁荣了。镇上许多人都专事经商，而在商业各行当中，毛货^①生意更为活跃。河南的兽皮老板在镇上设有定点，广东毛货老板也隔三岔五地过来一趟，上海的更是在镇上开有毛货的连锁店。因此，镇上形成一批专门贩卖毛货的二道贩子，周围农村也出现了一批专走湘西零收毛货的人。

然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古镇却是一派萧条。古老的麻石路小街，冷冷落落，凄凄清清，只是斜斜歪歪地竖着两排古色古香颇具湘西山区特色的乡居乡舍，闭着古老的小木门，翘着凤凰尾般的瓦檐，伴着河畔的那一排排木芙蓉，迎着春露秋霜、夏雨冬雪。就是镇中那座上筑房舍、下跨蓼水，过去专门用来收山货的古桥——安澜桥，也因悲叹它不为

① 毛货泛指动物的皮毛货，有时也包括山里的特产。

世人所用和凄凉孤独的晚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一阵阵凛冽的寒风中苦苦挣扎了一番就呼呼地倒下了，随同身下的江流一同进洞庭、走长江、下汪洋了。后来虽然修起了多拱的水泥大桥，但镇上老人却十分怀念过去那美丽的古桥楼。也难怪，那时，金沙人是把安澜桥当作金沙的一大骄傲，一条亮丽的风景线，一幅活生生的金沙的“清明上河图”。

金沙镇方圆二十里的人们只要是上街，就会到安澜桥上走一走、看一看、坐一坐。男人们喜欢打半斤米酒，买两捧脆花生米，坐在桥上栏杆边，细嚼慢咽地打发时间；女人和小孩呢，则买一碗甜酒或汤圆在一旁陪着，一边听着桥上那个白胡须的说书人讲《三国》、说《水浒》……

那时，桥上可热闹了：达官贵人、田夫村老、市井小民、贩夫商贾、三教九流皆云集桥上。整日里，桥上人头簇集，熙熙攘攘，川流不息，买卖人更是吆喝得起劲。

你看：那卖哨子的雪峰山里的瑶家人鼓起腮帮，咿里哇啦地吹着陶瓷做的蛤蟆哨子，一群挂着鼻涕的小孩花五分钱就能买一个，成天价地满街吹着，神气极了。那几个拉琴的盲人则有眼有板地拉着《二泉映月》《孟姜女哭长城》或《十月怀胎》等一些流传很广的曲子，那旋律低沉凄婉、如泣如诉、哀愁欲绝，让心地善良的人们不由自主地从兜里掏出几个硬币，投入他们身前的破碗里。当然这繁荣的景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曾萧条了一段时期，让金沙镇的人哀叹不已。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些年来，金沙镇在改革的劲风中又时来运转，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振兴。不用说，早年那些仅卖馄饨、馒头的小铺现在已成了烹炒煎炸的大餐馆，一宿两餐的小客栈也成了富丽堂皇的小宾馆，专卖烟酒的代销店则成了百货齐全的商业大楼，毛货生意这一行则更是繁荣起来。镇上收毛货、转卖毛货的人数更是历史上罕见的，几乎遍及所有的人家，所有有空闲的人。

镇上的老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大多从事过毛货生意，现在重操旧业，旧情新意交融起来，比年轻人“更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时，从前的河南兽皮老板、广东毛货老板、上海的老板也都陆续来了，老街上昔日的毛货据点里，兽皮、毛货堆积如山。

镇上的毛货店多了，周围乡下零收毛货的人也就应运而增。每年农闲时，乡下人就成群结队地翻越雪峰山，闯湘西，下广西，走贵州。青石湾的毛货郎仅仅是这一支大部队中一个小小的分支而已。

3. 落榜回乡

那一年的七月，石哲成以三分之差又一次高考落榜。

“竹篮打水一场空，千把块钱白丢了。”青石湾的乡亲们看到近年来这村里唯一的县中毕业的“太学生”灰溜溜地回乡，无不为之惋惜。

“我早说他不行，你却准许他复读。现在好了，好端端的一个伢子成了个文不能文、武不能武的‘四眼猫’，往后，看哪个姑娘肯嫁给他啰！”大半生未走出过青石湾的母亲悲兮兮地埋怨父亲。在她看来，去年父亲同意儿子复读简直是一桩十恶不赦的罪过。

看到母亲起早贪黑喂猪所攒的千把块钱如云烟散尽，那种痛惜的心情，做儿子的是能够理解的，可此刻却无心顾及，也不配去安慰她。要知道，此时的他心里充满了内疚、懊恼、失望、痛苦乃至绝望，甚至不想再留在这在别人眼中仍然是美好的世界了。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因此，从城里看高考成绩回家，石哲成就把自己紧紧锁在那间属于他的阴暗的小书房里，任凭“外面的世界多精彩”，也不管它天晴下雨，日出日落，他笔挺地躺在床上，三天不吃不喝。

此刻石哲成是万般思绪齐涌心头，脑子里时而是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时而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时而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

三天，整整三天，除了天真的妹妹在门外喊几声，慈祥的母亲劝几句，其余时间是风平浪静——“小城无故事”。

三天后的早晨，妹妹又叩响了那扇矮矮的木门：“哥哥，起来吃饭吧，要不母亲都急出病了。”

一会儿，母亲来了：“成伢子，你起来吃点吧，要不，你会饿坏身子的。没考上大学有什么丑的，我们也不怪你。要是世上读书的人都能考上

大学当上干部，那么农民还有哪个来当呢？起来吧，我求你了，千万别饿坏身子，我们石家可只有你这根独苗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两个老人以后靠谁呢？”

母亲凄凉的哭腔似乎扣动了哲成那根麻木已久的心弦，可带给他的却是更大的痛苦。这时，他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挺在床上。

哲成无理的沉默终于惹怒了刚烈的父亲，只听得门外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旋即一阵惊天动地的撞门声。接着，他那大嗓门雷鸣般地响起来：“蠢宝，兔崽子，给我开门！”也许害怕父亲推倒那扇并不结实的木门，知道自己再也不能一味地沉默了。父亲也许听到了起床的声音就停止了粗暴的动作，不过那大嗓门却仍是“涛声依旧”，气势汹汹：“没出息的兔崽子，一点儿也没老子的气味！读了十多年书，大学考不上倒学会了‘挺尸’，有种的，你就起来，跟你老子干一仗，我就不相信这复习的一千多块钱真的喂狗了。”

真的有点莫名其妙，哲成突然发现平素似乎凶狠、冷酷的父亲，他的几句看似粗俗的话语里竟然透出浓浓的人情味。他那几句硬邦邦的话居然使哲成感动得痛哭流涕。三天来淤积起来的痛苦、悲哀、绝望，顿时化作悔恨的泪水倾泻而下：“是呀，我不是没出息的人，我可是世代刚烈的石氏家族中一个血性男儿，我不会让那沾满父母血汗的钱真的喂了狗，我要活下去，更要活出个人样来，不能再给石家丢脸！”

4. 烈日柔情

烈日当空，山坡上一柄宽大的开山锄，用来挖开干裂的豆茬地，赤裸着上身的石哲成挥汗如雨，狠狠地挥动着锄头：一下，一下，又一下……

石哲成似乎在与炽热的天气怄气，要用如雨的汗水洗去自己心头的痛苦，要用艰辛的劳作证实自己的志气，还要用自己的诚心诚意感动父母，以便让自己再上高考的独木桥上拼搏一番。

这时，远处山路上传来一首古老的歌谣：



天上起云云贴云，河里见鱼鳞见鳞；
山中树叶叶贴叶，哥哥妹妹心贴心。

在擦汗的时间，石哲成发现不远处的小溪码头上呆呆地坐着一个身穿粉红色短袖衬衣的姑娘，身旁放着提桶、衣服和女人的色彩鲜艳的塑料凉鞋。她叫兰玉婷，邻村的，乡学区党支部的女儿，石哲成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人长得像她的名字一样美：脸如桃花，身材袅娜，亭亭玉立。为此，她曾被同学们选为“校花”。近几天，她似乎对石哲成的事特别关注。你瞧，她此刻老朝这边打望。石哲成知道她在怜悯自己，然而，作为一个堂堂血性男儿却被一个弱小女子怜悯，简直是天下头一桩难忍受的耻辱。

此刻，石哲成是多么不愿见到她，巴不得她快点离开。可她就是那么令人心烦地故意久久待在那里。为了表明心里的怨气，石哲成就更为拼命地抡起锄头……

这时，苍老的山歌声由远而近：

远远见妹飘过来，不高不矮好身材。
走路好比蝴蝶舞，坐下好比莲花开。

“成伢子——”山歌声一停下，山坡下传来一个老人的喊声。

石哲成撑起锄头，扭头循声望去，发现了山坡上的六爷爷。这是村上最孤寂，似乎又是最快乐的老人，他一年四季总是挑着个货郎担在外飘荡，难得在家待几天。即使在家也总是捧着一架小小的芦笙坐在家门口呜里哇啦地吹，村里很少有人知道他吹的是什么，当然也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么一位孤寡老人。石哲成小时候跟他很亲近，并在他房里住宿一年多，后来进县中读书后，见面少了，才生疏了。

肯定又是兰玉婷多事！石哲成生气地望了一眼兰玉婷，继续疯狂地挥舞锄头。这时，六爷爷已经来到了身边，大喊道：“成伢子，你停下！”

六爷爷上前夺下锄头，瞥了一眼沾满鲜血的锄把，生气地瞪着石哲

成，板着脸说：“你这犟小子，你以为这是玩笔杆子？走！”

石哲成赌气想夺回锄头。六爷爷却将它扔至一旁，不由分说地拉着他朝坡下走去。

这时，只见玉婷快速收好衣物，提着小桶一溜烟似的跑了。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小溪尽头，石哲成的心似乎开阔了许多。

六爷爷拉石哲成走下坡，将他按坐在码头上，拉过他血糊糊的双手，心疼地看了看，并小心地用溪水洗净他手上的泥血，又从货郎担中拿出云南白药给他敷上，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成伢子，我知道你这样折磨自己，是因为没考取大学，认为自己没出息了，对不住父母。别这样，俗话说得好：‘马瘦毛长又转鬃，好汉落难转英雄，铜烂了斤两在，哪个时时在难中？’别灰心，你现在正是‘太阳才出山，笋子在曝芽’，刚开始做工，要把劲使匀些，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人生成功的机会多得是，你一定会有出息的，以后别再这样折磨自己了。”

此刻，石哲成的喉咙哽咽了，感激的泪水奔涌而出：“六爷爷，我一开始就把农村最艰辛的活干够，以后就什么苦也不怕了……”

六爷爷掏出烟袋，慢慢地吧嗒着烟说：“那也不能霸蛮呀！”

“这不是霸蛮，这是磨炼。”说着他就又向坡上爬去。

六爷爷见其如此，感叹地说：“真是个犟小子，够种儿，和我们石家的爷们儿小时候一个样！”说完，挑着他的货郎担，又唱着山歌，悠然地走了……

蓝袄汗衫花布鞋，妹妹好比牡丹开；

两眼明似青铜镜，抬头照亮九条街。

在以后的日子里，凡家里的重活：挑粪、杀虫、打禾……石哲成都争着去做，不肯让父母插手。父母每次都是无可奈何地看着他抢着去干笨重的农活。

经过一个多月血与火的洗礼，石哲成手上的茧皮像那穿了五代人的老棉袄，补丁摞补丁，一层又一层。背上、手上的皮肤来了个彻底的“改朝

换代”，成了黑黝黝的古铜色，无一处残留原先那白嫩嫩的皮肤了，连那副二百度的近视眼镜也不用戴了。这些，全得益于炎热太阳的炙烤和青山绿水的润泽。

父亲见儿子的面目焕然一新，身体比早先硬棒多了，竟然露出那被劣质烟叶熏得黑黄的牙齿得意地笑了：“好样的，你小子，有种！”

不过，这些都不是石哲成最关心的，此刻的他恨不得到外面闯荡一番，挣大把钞票回来，以便重整旗鼓，重返校园，在高考的独木桥上再拼搏一番。

5. 乡间婚事

这天，刚吃罢早饭，母亲便拿出一件洁白的的确良衬衣和一条笔挺的海蓝色的涤纶裤给石哲成穿，并笑眯眯地说：“成伢子，今天换上这套衣服。”

石哲成有点莫名其妙地说：“家里又不做喜事，换新衣服干吗？”

母亲满面春光地说：“王大婶给你在后山的白水湾说了个姑娘，约好今天去相亲。”

“相亲？”石哲成更是迷惑了，很烦恼地说，“不去，你又不预先告诉我一声，让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母亲心里只觉得好笑，心想：别个伢子去相亲都觉得是巴不得的好事，你这个伢子倒好像是要逼你去做强盗似的，还磨磨蹭蹭，啰啰唆唆，真是个大脚伢子（意思是成熟晚、懂事迟）。

石哲成心里直怨母亲多事，自己现在还想读书，根本就不想这么早就谈论婚事。何况在乡间定一门亲事要花不少钱，家里早已被自己读书耗空了，怎么负担得起呢？于是，石哲成只得采取缓兵之计：“妈，我才二十岁，还是过几年再说吧！”

“这怎么行，王大婶说女方那边都准备好了，单等我们去呢。”母亲着急地说。